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

一至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王宜

漁隱叢話後集原序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于苕溪之上
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為六十卷自
謂已畧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
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擴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
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為四十卷噫前後集共
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
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

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
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
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
得以編次終日明窓淨几目披手鈔誠心好之遂忘其
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
亥中秋日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叙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一

宋 胡仔 撰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

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檝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詞云予交手兮東川
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為卜

楚辭云索瓊

一作
瓊

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其注

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蓐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餽

密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粃粃蜜餌有餠餠些餠餠餠也言以蜜和米麪煎作粃粃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餠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

送歸為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
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
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
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
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
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
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畧而
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苕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踟躕多謝

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
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
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
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
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
不能為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
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

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
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
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
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
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為長沙傳有鵬鳥入舍為賦
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
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

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
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不私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
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
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
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
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
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

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為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即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

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
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
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
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蓋謂是
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
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說者以荆南為荊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荊州相
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
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
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
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
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為名故所謂荆南烏
程即荆溪之南耳若以為荊州則烏程去荊州三千餘
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

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為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為証皆誤矣

茗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

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齊漫錄云曹植詩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
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
騮詩頓駖飄赤汗跼踏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
楸間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
年為誰掃驂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
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苕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

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文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
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
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唐李肇國史
補云宰相相謂為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
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襜褕集韻以為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
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
入不相過今世襜褕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輒感

奈此何搖扇髀中疾

一作痛

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

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
溝淩適堪今時襍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
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
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
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子按謝玄暉曉登三山還望京
邑作詩有澄江淨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

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
分流為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
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
團團洒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
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
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
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
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
殼甚玄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
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
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
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
震雷翔幕燕驟雨落河魚

茗溪漁隱曰遜齋閒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
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
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
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
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
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
曰陴城上陴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

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
杲恩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
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
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
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
時所作春日閒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乃名

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鈎
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鈎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
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
吳鈎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劒意氣逐吳鈎唐
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鈎佐飛將曹唐買劒亦云將
軍溢價買吳鈎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鈎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

輦洛白首入輟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
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
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
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
頭據總詩白首入輟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
本耶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
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

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為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
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
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
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
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路
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

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
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
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
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
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從根剪葉斥
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
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

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

宋 胡仔 撰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
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
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
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茗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

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為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
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
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
猿實下三聲淚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
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
注引此兩句為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
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
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
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
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
洲輕燕逐飛花遶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岼花臨水發
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
為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
詩但愛遜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

燈暗離室為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
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
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
蕭散煙霧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縈空戲日
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清川
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
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
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

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賤乎

苕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

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仄而暈缺故子
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
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
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
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攏首秋雲飛
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
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

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冑也凡此皆以一句名
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
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
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樹影中流見
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
雨勢宮城濶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

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
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秋晨氣潤槐夏午
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檣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
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曉痕清夏
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啟有柳間黃鳥
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
無已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忻有著衣輕有暈
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

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鴈橫
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
愁陣出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
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
唐彥謙也水暖鳬鷺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乃鄭文
寶也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乃錢惟演也
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

昨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
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
閒瑞鵲飛乃宋荅公也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
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
魏公也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
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海

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
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
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
鉤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
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
水陳乃梅聖俞也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
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鳬寒乃張
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

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艷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時
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
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宋子
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王君玉
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
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
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
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

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蚪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
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
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
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

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鶻
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健兒三百騎盡提
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
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
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
族更欲多求猛士為此張文定也禁壇拜日恩雖重躡
足封時慮已深龍準若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
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
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閒拂塵埃看畫
墻此王仲至也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也百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
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玄真子也
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

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渾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坟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並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敘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

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
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尚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
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石考次其
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
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
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
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字本為多此銘相傳

為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
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
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
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
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
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
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

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
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
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苕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
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
得華陽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淡雅若其為
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
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為楊瓊

瑤作奏章豪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
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
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
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爽自然逸勑奮舉頗近實云
黃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為類之第
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為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集
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

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茗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鶴銘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為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

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
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為
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顏柳數公書最為端的然
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
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
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
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

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

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併折衷之

茗溪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

宋 胡仔 撰

陶靖節

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

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硤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

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茗溪漁隱曰示周掾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若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

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

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
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
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
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黃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
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顓
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

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

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
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
君如火上烟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
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
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
鳴號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

咸不之察耳

茗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
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
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
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
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
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

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賁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蓋指此也一以為北郭妻一以為於陵妻未知孰

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為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

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
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
二年也寧有晉末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
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
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

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為非是如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茗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

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
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
我索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
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通籍黃金閨竒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還
肯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閹維荼毒復荼毒彼蒼
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

雲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
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
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
是乎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
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
臻其妙殊為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
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

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
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
釣為庾釣丙曼容為丙曼客八及為八友者凡所改正
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
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四

宋 胡仔 撰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
安與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
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
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感中原哲匠感顛運雲鵬

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
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
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治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
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
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曦地古
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
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

千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
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
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
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
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
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

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

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

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
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
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
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
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
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
意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虛響目為天簫亦取天籟之
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語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
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嵇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
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
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茗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
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
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
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

漢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落梅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為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尚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為失

則落梅花之曲何為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
仙吹笛詩黃鸝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
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
落敬亭戎昱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
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
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
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
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

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脣淺破桃花萼倚樓人
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據
遺載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
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填入水龍吟詞
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何人說與爭如留
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雲笛玉溪半夜
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辯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玄

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玄暉休道澄江靜如練王
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
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藏姓
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
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

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茗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留碎月今集中無之

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余謂

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真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為鏡湖耳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

以為小說所記以為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

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寵少衰女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宫詞云宮中
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
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命太白
為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
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宫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

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

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顙山之句也

予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
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
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
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
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
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
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
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
明豁包含洪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
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

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諾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咄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茗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

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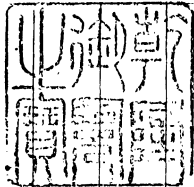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
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
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卧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
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窓眠對嶺人
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兩岑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

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
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岩下作
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顧乃
欲龍崖石刻李白詩並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遊者
衆不可益安知遂無李白邪為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
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語可
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窓塵死灰

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窓塵丹
砂妙藥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八

五至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璽

謄錄監生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五

宋 胡仔 撰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

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茗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

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
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
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官中每
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馬鳳
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
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茗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
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

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

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
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
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
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
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
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
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
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
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
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

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
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為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
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
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
船經一柱過留眼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
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
頭眠幾回夔府咏懷云音徽一柱數

藝云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

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
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
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為黃精矣
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秘書云對敝抗士卒乾沒費倉儲
不曉對敝抗士卒為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
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
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襴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為太白星精余以注所

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覓諸道士尤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僂吾與帝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化靈為星辰葛洪神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白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岳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

洗頭盆

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
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灤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
年寔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
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
擬絕天驕插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
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宣之詩

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
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
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
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閒不覩中興盛
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臯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

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
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
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
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苕溪漁隱
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寇行當一矢聯呂居
仁詩云謝安肯為蒼生起早為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
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

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為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中妃嬪皆著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鷺鷥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啣苜蓿葉劍瑩鷺鷥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

鵠銛鋒瑩鷺鵠又大食刀歌鐫錯碧翼鵠鵠膏鉉鐸已
虛秋江濤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宮遙
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
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國以
水晶為屋柱故曲江對酒云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故
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鹽鹽中
絲如細績名為白疊子國人織以為布甚軟白見南史

故贊公房詩光明白疊巾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攷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

為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
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
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
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
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飜萬象却浮空而留六
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
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

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為東坡誤矣

東觀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為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賓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

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
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
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
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
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
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
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
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

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子美
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
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
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年力其未挽時不
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

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
問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
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
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
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
而取法矣

漁隱叢話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六

宋 胡仔 撰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玄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
滄洲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覲詩序
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誌諸
篇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

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所謂虎頭即長康耳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惲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按杜位子美侄也當以阿咸為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

歲林鴉樞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
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
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
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
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
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
洲趣吳郡朱景玄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

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著書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

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
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
之茗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
為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
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

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
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
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
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
溟濶歎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
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
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
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

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
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
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
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
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
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

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
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題
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
翠如雲煙山邪雲邪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
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
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
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
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

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
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
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
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
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
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
當以此為正若是者尚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
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
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
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
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
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
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
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
騰絕漠拓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
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
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既須留原塹
轉蕭瑟指回鶻為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
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
傍河東墺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
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

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牙餠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子千堆蒸餅餠粥四月八日則有饒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糴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

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饌康結杏子點炙杖子
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
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
澤如此之類甚多畧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
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
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

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
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為善用
故寔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此在蜀中作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
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
也愁呂居仁詩云尚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
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

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為病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為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為四絕然則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益非是也無

逸四絕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
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
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
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
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茗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餠字九日詩未有用餠
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著清香
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餠沽酒作重陽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
涼天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
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
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
映青松高

茗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
南為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霜中獨秀故
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

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
郭曖尚升平公主威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
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
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
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
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

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
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
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問堂溪魚腸丁令角
端故重過何氏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唐楊巨源
上劉侍郎詩吟詩曰羽扇校獵綠沉槍古詩云採葵莫傷
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
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茗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

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
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
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
詩叙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
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為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為證故集
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
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
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

本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
於徐鉉家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
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
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
缺不堪摹搨然由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
之上置之縣解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
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
山刻石集古錄以為非真又云麻濕故學士於登州海

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真者邪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字蓋真字亦皆然也

苕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

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
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
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
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
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
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
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
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

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顓
頽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顓
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
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壑亦自奇古不獨八分
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如窮袴防閑託守
宮今日牛羊上丘壑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

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輒勿近前丞相嗔號國秦國
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
深知之

漁隱叢話後集卷六